



大言不慚話編書

小民

××先生：

寫出這個題目時，自己都忍不住好笑。妳這一介小民，僅憑寫了幾年不登大雅的小文章，就大言不慚的來話「編書」？確實我自己也覺得好笑。若不是九十二期「書評書目」，林雙不談書專欄提到「朋友的愛」，承蒙指出本書缺點，作品水準不一，且舉出兩篇內容不符書名的，使我不得不在此說明一下，我真不敢獻醜呢！

首先要誠實的說，小民從沒夢想過編書，也不感興趣。皆因今年初，我從國外探視孩子回來，和道聲出版社社長殷顯牧師談及我的孩子，說他們對母親表現的孝心。殷牧師認為在目前經濟繁榮的工業社會中，子女對父母的親情愈來愈淡薄，善盡孝道的年輕人已不多見。殷牧師又說起我們跟上一代的親情，尤其是我們的母親，對我們的愛心，只求付出，不望回報的恩情，好像上帝對人類的大愛。於是，他想起該編一本紀念母愛的書，提供給年輕人閱讀。這本是一件很好的工作，但編書的任務落到我身上，就不大好了。因為我毫無經驗，也不具這方面才能，但經不起殷牧師再三托咐，懷着試試看的心情接了下來。

我提出的構想是邀請不同年齡、不同身份的作者執筆。道聲出版社須備正式邀稿函件，並註明書名、出版時間、給作者的報酬等。爲了顧念成本和售價不能太高，給每位作者僅千元稿費。同時註明要贈送拾本書。後來換新封面時，道聲出版社又贈送每位作者一本留念。

「母親的愛」六分之五作品都是原稿，爲了不使作者損失太多，我收到稿件，就去影印，然後轉給幾份日報副刊和雜誌，發表後作者可以再得一份稿費。於是，我生活中就添加了催稿、看稿、寄稿。跑照相館影印，郵局寄信，直到四月底書出版，我才喘一口氣，接着又爲銷路耽心。

感謝上帝我編的第一本書，竟得到熱烈的反應，真是喜出望外了。「母親的愛」不是一本華麗的書，但它是一本至情的書。新書廣告一經刊出，各中小學老師就自動向學生推介，各校園同學紛紛集體購買，也有大專院校和社會人士訂購介紹。於是訂單自全省各地如雪片飛來，以致道聲出版社添印不及，只得在報端刊登道歉啓事。

「母親的愛」受歡迎，證明感人的好書誰都需要。儘管忙碌的工商社會，造成人們逐漸疏淡了親情，但天倫之愛綿衍不息，沒有任何力量能代替天倫之愛在人性中的地位。

由天倫之愛，我想到朋友之愛。在物質享受不斷提高的今天，耳畔常聽到的是眞朋友難覓。人與人交往多是基於利害關係，吃喝玩樂在一起的並沒有眞友情。同生死、共患難的友情只存在幻想和傳說裏。

友情真是沒落了嗎？自古以來爲人類所謳歌崇拜的友情已不復存在了嗎？爲了對人類友情重新肯定，我欣然負起再編一本書的編務。我邀請作家撰寫他們對珍貴友情的看法與回憶。編入九歌出版「朋友的愛」裏三十八篇作品，亦是不同年齡、學歷、身份的作者新撰寫的文章，僅有小部份是作者舊作。

「母親的愛」與「朋友的愛」都不可歸爲選集，因它是編者正式邀請作者撰寫的，是兩本「專集」。我編輯的方針是要表現各種不同年齡、學歷和地位的作者，對「母愛」與「友情」的看法。收錄的作品只求其平易順暢，並不強調每一篇文章的文學價值。不然，書名就該叫「文學裏的母愛」、「文學裏的友情」了。

作者身份既然不同，有大博士和小學生。有學者也有家庭主婦，難怪林雙不認為水準不一，我們原不單為水準高的讀者，這本書，是給大家看的。水準雖然不一，但我能以一個編者的立場保證，這兩本書內絕無一篇是怪異晦澀的作品，林雙不說「朋友的愛」中有部份作品是「充滿情緒性的囈語」，不有點過份了嗎？

再說到林雙不指出夏元瑜的「也是友情」，澎湃的「友誼、友誼」，與「朋友的愛」主題不符。這是我故意加進兩篇與「友愛」相反的例子，向讀者提出警語。這兩位作者寫出他們親身經歷，給讀者參考，不也是另一種朋友的愛和關懷嗎？最近中央副刊轉來兩位讀者的信，向我訴說她們沒有朋友的愛，我回信請她們看夏元瑜、澎湃的文章外，還請她們細讀丹屏的「願無患難」。丹屏說最好別弄得自己掉進患難裏，然後試探朋友的愛心。我也告訴讀者要擁有朋友的愛須先付出自己對朋友的愛，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，友情也一樣。

文章感人與否，總是因人而異。如像有人愛吃大魚大肉，有人却認為清粥小菜合胃口。衡文既無一定準則，好壞更難下斷語。可告慰的是我編這兩本書，是光明正大的邀稿，認真處理，公開出版。在這選集滿天飛，一些沒道德心，不尊重作者的出版社，偷偷摸摸的取了人家的文章編書，事前既不徵求同意，事後也不通知一聲。我們能倡導樹立良好的榜樣，我為編這兩本書遭遇的一些無謂煩惱，也就不必計較了。